

道少斋中医讲稿

毛以林◎著

步入中医之门

4

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

毛以林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道少斋中医讲稿

毛以林◎著

步入中医之门

4

——
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

毛以林

道少斋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京

作者简介



毛以林，安徽宁国人，中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湖南省中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任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兼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风湿免疫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络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湖南省分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病联盟委员，系湖

南省普通高校骨干教师。

14岁问道岐黄，学习于当时全国三大重点中医专科学校之一的芜湖中医学校（现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曾长期在偏远地区工作，得以运用中医药诊治大量患者，积累了较丰富的临证经验。并先后师从皖南地方名医马继松教授、陈衍棋老中医，湖南省名中医旷惠桃、刘新祥、彭坚、袁肇凯教授，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指导老师熊继柏教授。

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和参编著作16部。所著《步入中医之门》位列“2007年十大精品中医药图书”榜首，《步入中医之门2——被淡忘的经络辨证》《步入中医之门3——分部经络辨证理论与实践》填补了运用经络辨证指导处方用药专著的空白，深受读者好评。

擅长中医辨证治疗心血管疾病、风湿病、危重病和疑难杂症。

联系电话：0731-84917823

电子邮箱：maoyilin8518@126.com



内容提要

火神派的兴起，在对中医学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客观上也对中医初学者产生了一些误导作用。本书本着正本澄源的目的，对火神大家郑钦安、吴佩衡、范中林、祝味菊等名中医的学术思想进行客观公允地评析，以还原其学术思想全貌。对当代火神派领军人物卢崇汉、李可的新学术观点及著作、当今火神派倡导的主张大剂量使用附片及“排病反应”等，结合著者近 30 年临床经验进行分析，提出了个人的见解。本书系当今火神派“热潮”中少见的一本“冷”思考之作。阅读本书，对正确把握中医临证辨证论治之真谛，掌握和学习“温法”的要领，合理使用姜、附、桂等温性药均大有裨益。本书适合各级中医业者阅读参考，尤为适合中医初学者阅读参考。



——兼谈我对火神派的认识

火神派热潮的兴起，在对中医学学术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同时，在客观上也给中医学学术的正常发展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出于对中医的热爱，吾对此亦颇堪忧。令人欣慰的是，众多中医有识之士，对火神派值得商榷之处进行了颇多论述。2008年3月初，吾由桂林返皖，路经长沙，与我的学生以林教授长谈中，对当今火神派的某些偏执之论形成共识，遂商定合著《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一书，以冀对初学中医的人士如何正确看待火神派的学术价值提供一些帮助。

由于忙于《名家教你读医案》《国医大师学术经验研读录》2个系列著作的主编工作，一直未能着笔完成应由我撰写的近、现代名医如何应用附子类温热药的那部分书稿，然而却如期地收到以林写的那部分书稿。展读之后，对其基本理论之深厚扎实、临床辨证之灵动机巧及坚忍不拔之毅力（因他当时还在撰写《步入中医之门3——分部经络辨证理论与实践》）所叹服。该书在内容搜罗宏富的基础上，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治学态度，彰显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家风范，以生动细腻、和风细雨的笔触，对当今某些“火神大家”的偏颇观点进行了商榷点评。使读者在披阅该书的同时，能更加全面深刻地领悟中医辨证论治博大精深之内涵。尽管成书时间仓促，白璧难免瑕疵，但吾仍坚信该书定会成为促进中医学学术发展的一朵奇葩。因无暇纸笔于原定该我写的部分，只好在以林教授完成的书稿付梓之时，谈谈我对火神派的一些看法，权且代序吧。

在披阅火神派的部分代表著作后，笔者认为当今火神派的部分学术观点颇值得商榷，仅述如下几点。

一、“阳主阴从论”违背了阴阳学说的基本观点

阴阳平衡调和乃系保持生命健康的前提，亦是中医诊治疾病的核心理论。正

如清·石寿棠所言：“阳不能自主，必得阴而后主，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得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之父”（《医原》），而火神派却片面性地提出“阳主阴从论”，从而忽视了“阴阳互为其根”“孤阴不生，孤阳不长”这一著名论点数千年来对临床诊治疾病的重要指导意义。多用、常用、大剂量地用温热性药物必使机体阳气过亢，阴精日虚，终会导致“偏阴偏阳谓之疾”，亦违背“一阴一阳谓之道”（《医学启源》）。

二、背离仲景创立六经辨证之初衷

通览《伤寒论》，可以发现张仲景对阴阳两大类病同等重视，绝无厚此薄彼之嫌。他不仅创立了很多温阳消阴之名方（如四逆汤类方），也同时创立了白虎汤、三承气汤等一批救阴削阳之方，且在少阴病热化证治中，还创黄连阿胶汤、四逆散等以寒凉药为主的代表方剂，甚至强调少阴病诸多急症可用大承气汤急下以存阴的救逆之治法。而当今火神派却说：“仲景学说的特征……可以归结到扶阳这样的理论上……”，可以明显看出其已经偏离仲景学说之宗旨。

再从用药来看，在《伤寒杂病论》中 252 方中，入方 5 次以上的药物共 44 味，其中温热药有桂枝（76 方）、生姜（68 方）、大枣（65 方）、半夏（42 方）、干姜（39 方）、人参（35 方）、附子（34 方）、白术（29 方）、麻黄（28 方）、细辛（16 方）、厚朴（14 方）、蜀椒（5 方）共 12 味，而寒凉药却有大黄（31 方）、黄芩（25 方）、枳实（17 方）、石膏（16 方）、黄连（14 方）、栀子（10 方）、芒硝、泽泻（各 8 方）、知母（7 方）、滑石、葶苈子（各 6 方）、黄柏、麦冬、甘遂、天花粉（各 5 方）共 15 味，由此可见，温热药与寒凉药的应用大体相当。但自诩为最景仰仲景学说的火神大家们却将仲师对寒凉药的应用视而不见，罔视辨证，大剂量使用姜、附、桂温热之品，更无视仲景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警示。可见他们其实早已背离了仲景创立六经学说之初衷，“随证治之”这一《伤寒论》最重要的治则也被他们以“习惯性用药”替代了。

三、对中医各家学说任意取舍，错解了学术原意

治病有八法，岂可以一温法代之？为医者，当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古代医家之宝贵经验是走向成功之路的重要基石。如蒲辅周妙用滋阴法挽救垂危肺炎患儿；李聪甫巧用蒿芩清胆汤治湿温重证、用犀角地黄汤治多种血症；郭士魁重用

龙胆泻肝汤配活血化痰药治多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我省名医殷子正（人称殷大黄）将张子和下法揉合清代名医“知梅学究”刘鸿恩应用乌梅的经验创拟暑季热新方，解决夏季热之疑难；孔伯华将徐灵胎《同病人异论》与张锡纯妙用金、石、贝、介类药的技巧结合后，广泛用治多种内伤杂症；邹良材运用吴有性《瘟疫论》用下法经验，挽救患慢性乙型肝炎发展为肝性脑病之危症；周仲瑛将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法用治于流行性出血热获得成功……无不是应用寒凉药（或清法）以发扬推动中医学术发展的典范。某些火神派大家漠视各家学说，独尊“以火消阴”，对很多古人的重要学术观点，不是只字未提，就是肆意曲解。使中医后学者误认为掌握中医理论不过是一蹴而就？！似乎只要学会开附子、干姜、肉桂，天下就无病不可治了，对中医初学者实是贻误不浅。

四、所提阳虚病因多系主观臆想，难以成立

《扶阳讲记》言“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并指出：“先天不足”“嗜食生冷寒凉”“误用苦寒药”“滥用抗生素”“工作压力过大”“房劳”“心性因素”等均构成火神派可长期用大剂温热药的理由。诚然，上述情况是形成虚寒证的一些客观因素，但缺少临床循证依据，仅仅停留在主观臆测和推理上，对临床诊治并没多少实际指导意义。当今诸多新发传染性疾病如“非典”“甲流”“甲肝”等，临床仍以实热证占绝大部分。中医治疗的精髓在于“辨证施治”，不可以偏执一隅而概全，执一法而废八法。我很赞同寨王潮所写文章中指出的“如果我们不好好学习辨证，那一切阳证或阴证的‘普遍性’或‘概率’，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五、对过用乌附的危害少有提及

读当今火神派之著作，不仅为其用药剂量之大而感叹，更为其广泛应用无中毒之记载而疑惑。火神之中有人云“一生用附片数吨，未发现一例中毒者”。这当然可能与该医家善用乌附、注重炮制、煎煮方法有关。然古今医籍中有大量使用辛温之品而遗祸之实录，实应引起中医初学者警惕。如清代名医魏玉璜在《柳州医话》中曰：“阴虚证，初投桂、附有小效，久服则阴竭而死，余目击数十矣。”梁朝名医陶弘景《名医别录》亦云“附子堕胎为百药长。”芜湖老中医承忠委告我其年青时喜用大剂附子，后见一老中医用附子治一患儿因麻疹感风寒内伏不透，致其口鼻出血而死，后则少用或仅投小量了。另笔者1978年在某县医院亦亲见数

例饮用乌头酒抢救无效而殒命者（见《闻过喜医辑》），更有诸多网络报道因盲目大剂量使用乌附而导致医疗事故者。

古今众多擅用姜、附、桂的医家并非都是应用大剂量，而是善于配伍，如《辽宁中医杂志》1982年5期即刊载过安徽名老中医胡翘武以附子妙配寒凉药的《附子十配》一文。火神派倡导运用姜、附、桂之品当以大剂量取效，其用药法当慎重对待，更不可盲目效法之。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故为医者定当博览古今众多擅用附、桂医家之经验，不可随意追求火神派之大剂量连续使用法，把擅用“温阳法”的内涵固定在有胆量使用“大剂量”辛热药层面上。否则，与祸不远矣。

阅完以林之书稿，我认为该书绝非一般的学术性专著。是书为初涉医海的青年学子正确认识火神派学术思想树起一座引路导航之灯塔，为滥用温热药的中医发出一声震聩启聋之鸣响，更为众多的患者拂去蒙在火神派上的神秘面纱。

吾有幸为以林所著的《步入中医之门》系列著作作序，我与他的师生之谊远胜父子之情，目睹了他从14岁研习岐黄的懵懂少年，成长为远胜自己的中医栋梁之才，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以林以“光照临川之笔”，书写了自己的“不坠青云之志”，不仅为年轻的中医学子立起了学习的标杆，也迫使我无法再“感吾生之行休”，故吾将随着以林向岐黄之堂奥继续求索！

马继松

2011年5月于芜湖



潘序

在我的朋友中，以林是一个思维活跃，很有主见，肯钻研，勤思考，读书范围广，临床上已经很有成就的中医教授。之前已面世的《步入中医之门》和《被淡忘的经络辨证》两书就已经引起了很大反响，得到广大读者的充分认可。这种在中医学术上认真下功夫，又在临床上有扎实中医功底的人，实在是这个时代中医的骄傲，是振奋中医不可多得的人才。一气读完了以林这本针砭时弊的《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书稿，不由得从心底产生出了很多感慨。

学术流派的出现营造了一种有利学术发展的氛围。一个医学流派之所以能成一“派”，常常都须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多从某个方面，或者某个角度去阐发、认识问题，对学术上一些通常被人忽略，或不太重视，或未曾深入的地方进行了独到发挥，使得整个学科的学术得到发展。刘完素对《内经》病机的发挥，张子和对汗、吐、下三法的专注，李东垣对温补脾胃的重视，朱丹溪对养阴学术的阐发，无不从一个方面对中医的学术进行深入研究，使中医的学术理论获得重大升华。但是，各流派的影响所及，有时却会演化出一些始料不及的问题。寒凉学派本是对宋以前温燥习弊的纠偏，但若经信仰者一改用药风气，过分信奉寒凉泻热，就可能引起损伤阳气的弊病；针对寒凉容易伤阳的问题，温补脾胃并无可非之处，若适以温补为法形成习气，伤阴的问题就未必不会形成流弊。

近几年“火神派”的再度兴旺，就有过度演化火神派学术的嫌疑。善用大剂量姜、附、桂的医家不乏其人，除晚清时期蜀中名医郑钦安先生外，尚有云南名医吴佩衡一门三代及李继昌先生，上海祝味菊及弟子陈苏生、王兆基、徐伯达、徐仲才、胡觉人等，四川名医唐步祺、范中林、补晓岚、刘民叔、龚志贤、戴云波及卢氏之三代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无锡张剑秋，湘潭朱卓夫，西昌张紫衣等。然如何正确看待大剂量使用姜、附、桂温阳之品，则需对火神派开山祖师郑钦安先生学术思想要有正确认识。郑氏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书，系对当时医界习用寒凉之品而作的补偏救弊之举。其临证主张“认证

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强调治病以明辨阴阳为前提，对阳虚者扶阳抑阴、阴虚者益阴以破阳。其立论并无偏颇。我在给研究生们讲授中医文献学时，也曾就郑钦安先生的学术特色和用药特点做过介绍，意在强调中医学问的广博，应广泛阅及各类医学文献。认为能用如许剂量的附子、干姜以扶危起困，能为人所景仰，成为一代名医，自然有其独到的学术和经验。那些被誉为“姜附先生”、某“火神”、某“附子”的名家，也肯定是能用那些姜附救人于危笃之际，不是随便就能浪得虚名。而且，我也曾用过 100 克的附子为人解难于万般无奈之际。

阳气本为人体生命的根本，“有气则生，无气则死”，在临床治病时重点关注这个气、这个阳，本无可厚非之处。但问题是，当今部分火神派的弘扬者，过分强调温阳一法，忽视辨证施治，甚则有人提出“天下无一例真正之阴虚”，又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特别是一些人非理性的追捧，甚至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画上等号，三五十克，乃至数百克附子放手使用，抑或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来“论英雄”，演化出一些专横。这就扰乱了中医的脉络，走向了一个极端，到了过火的地步。这个“火”，自然不能让它燃下去，得降降温。

以林的书并非否定这个学派，而是在提醒人们，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客观认识“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对这个学派的学术思想应该掌握什么，接受什么，盲从会引起什么恶果，这就是以林近来对火神派冷思考的主要关注点和着力点，要工夫，要精神，要主见，要有中医学的深厚基础，才能有这样的思考，也相当于开出了一剂退热的良药。实际上，对于任何一个中医人来说，这些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其实，附、姜、桂本来是良药，运用得合拍时疗效非常好，以林自己就有用这些药的良好心得。但怕就怕走极端，把它们当作临证“必用”的良药，那就会辜负了这些良药。

这本《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的面世，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火神派的拥趸者们能“冷”一点，合理地认识火神派的学术和使用热性中药。

如此，则患者幸甚，附子、干姜幸甚。

潘远根

2011 年孟春于水乡私邸



前言

2年前，我在与“爱爱医”朋友交流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对火神派的学术观点有何看法，实话说，我当时对“火神派”提法并没什么印象。后来又有人问我对李可先生的《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大剂量用附子的看法，这下我明白了，“火神派”大概是指善用附子温扶阳气的学术派别吧。由此，我想到了以前所读过的祝味菊、吴佩衡的一些著作，但我不敢胡乱评说，毕竟学术浅陋，岂可胡言以误导后学者。

由于临床工作的繁忙，一直没静下心来重温上述医家的学术著作，认真拜读现代“火神派”的新作。但有一件事大大地触动了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一下“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用药特色。一个刚跟我上临床的研究生，看见我几乎每天都会用到附片，问我：“老师，您是火神派的吗？”当时我非常惊奇，我从没有意识到我的学术观点是以温阳为主，我在临床特别注重“辨证施治”四字，该扶阳就扶阳，该益阴就益阴，对各家学说主张取长补短。接下来学生和我的交谈更让我感到惊讶。学生说：“老师，您用附片治心衰多是以小剂量开始，要是能像李可老先生一样一开始就大剂量使用，那临床疗效就会更好，会有更大的提高！”我问我的学生：“你是从哪儿学来的用附片一定要大剂量？”学生的回答很有味：“老师，火神派啊，您连这也不明白？”由此，我意识到“火神派”影响之大，也从我的研究生盲目追捧“火神派”大量使用附片意识到“火神派”之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误导效应。我开始关注有关“火神派”的一些评论，发现“火神派”的粉丝们大部分是问道中医不久的大学生，或者是从业不久对中医很多理论缺乏深度理解的医师。

“火神派”著作的出版也非常火爆。近年来，“火神派”及其传人或倡导者所著“扶阳”书籍层出不穷，市面有张存悌著《中医火神派探讨》，《中医火神派医案全解》，卢崇汉著《扶阳讲记》，祝味菊、陈苏生著《伤寒质难：火神师门

问答录》，唐步祺著《郑钦安医书阐释》，庄严著《姜附剂临证经验谈》，李可著《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及邢斌著《危症难病倚附子》、傅文录著《火神派学习与临证实践》……，可谓蔚为大观。足见当今“火神派”之火，“扶阳”理论影响之大。作为非常专业的中医“火神”专著，销量之大、市场之好也令人振奋，似乎中医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就将来临。

然而，“火神派”热潮在给对中医的继承、发展、重新认识带来巨大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一些对中医理论还缺乏深度理解、临床经验还不足的年轻学子、年轻医师们盲目追捧“火神派”，将临床水平的高低、疗效的好坏与附子的用量直接画上等号，少则三五十克附子信手拈来，多则四五百克放手用去，更有甚者，有人认为“说附片有毒是胡言”，甚至把附子的用量作为判断医生医疗水平高低的“标准”，已经演变到以使用附片剂量大小“论英雄”的境地。这种长期、大量滥用附子的反常现象，远离了“火神”鼻祖郑钦安学术思想原意，长此以往，对中医的传承、对患者生命的安全都必将遗祸无穷。

如何正确地把握“火神派”的主要学术观点及客观地评论“火神派”学术的临床价值？也就是说，通过学习“火神派”的著作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接受什么？这点对于中医初学者、年轻中医师来说至关重要。

本书原系我学习“火神派”著作，结合我在临床用附子的实践经验写下来的一点心得体会，原发在网络与同道交流，希望能借此对广大医患理性看待“火神”现象，科学看待大剂量运用附子类温热中药的现象有所帮助，也希望在交流中能和大家一起进步，更好地掌握温阳药物的使用技巧。本无出书之意，但应人民军医出版社王显刚博士之诚邀，更有恩师马继松之敦促，才汇编成册。特别要申明的是，马继松老师不顾年迈身体欠佳，亲笔修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江厚万老师对本书提出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同事彭丽丽为本书的校稿花费了大量时间，亦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之付梓，仅为学术交流。由于自身学识有限，书中有些学术观点可能存在争议，恳请明哲正之。

毛以林

于 2011 年春节



目录

| | |
|-----------------------|----|
| 第 1 讲 值得商榷的《扶阳讲记》 | 1 |
| 一、对卢氏诊疗统计数据的数据分析 | 2 |
| 二、卢氏的扶阳理论与郑钦安学术观点的比较 | 3 |
| 三、郑钦安说的“阴阳至理”是什么 | 10 |
| 四、郑钦安并不贵阳贱阴 | 13 |
| 五、郑氏的温阳不挟阴药与张氏的阴中求阳 | 15 |
| 六、质疑卢氏的“层面问题” | 19 |
| 第 2 讲 自学成才的杂家李可 | 21 |
| 一、学宗仲景，旁纳诸家之长 | 22 |
| 二、精于辨证，善别真假寒热证 | 24 |
| 三、非独重阳，亦擅运用八法 | 30 |
| 四、强调辨证，温阳不能包治百病 | 32 |
| 第 3 讲 几近淹没的《伤寒质难》 | 36 |
| 一、《伤寒质难》的“伤寒”二字指的是什么 | 36 |
| 二、主张用温的学术理论基础 | 40 |
| 三、用温并不弃寒 | 41 |
| 四、肠伤寒治非用温一途 | 43 |
| 五、祝味菊治湿温用温药思想形成的背景及影响 | 47 |

步入中医之门 4

——火神派热潮之冷思考

| | |
|--------------------------------|-----|
| 第 4 讲 善用峻剂的吴佩衡先生 | 55 |
| 一、吴佩衡先生用附片概况..... | 55 |
| 二、大量用附子原因分析..... | 56 |
| 三、吴氏用温药前提是明辨阴阳..... | 59 |
| 四、十大主药反证吴氏用温不忌用寒..... | 60 |
| 五、吴氏医案说明其非倡桂附而远寒凉..... | 61 |
| 六、吴氏医案显示大剂用附桂并非有益而无害..... | 64 |
| 第 5 讲 精研伤寒的大家范中林 | 69 |
| 一、法宗仲景，善用经方..... | 70 |
| 二、善用温药，亦善用寒..... | 72 |
| 三、用温思想分析..... | 76 |
| 四、应正确看待范氏医案中的个别案例..... | 85 |
| 第 6 讲 补偏救弊的鼻祖郑钦安 | 87 |
| 一、注重元阳，实乃救偏之举..... | 87 |
| 二、明辨阴阳，乃施治之前提..... | 90 |
| 三、证分阴阳，各有辨识要点..... | 92 |
| 四、治分阴阳，非只用姜附..... | 97 |
| 第 7 讲 轻剂取胜的大家蒲辅周 | 108 |
| 一、强调辨证施治，不以一法代八法..... | 109 |
| 二、善用温阳之药，强调温而勿燥..... | 109 |
| 三、精通温法，善用配伍..... | 111 |
| 四、寒温两途，不可偏执..... | 117 |
| 第 8 讲 值得思考的“排病反应” | 119 |
| 一、当代“火神”倡导“排病反应”的理论依据..... | 120 |
| 二、当代“火神”提倡“排病反应”现象分析..... | 124 |
| 三、正确看待“排病反应”..... | 129 |

| | |
|-------------------------|-----|
| 第 9 讲 触目惊心的乌附中毒警示 | 133 |
| 一、附子多服致积毒——久用中毒 | 133 |
| 二、乱用乌头遭殃灾——不懂毒理 | 133 |
| 三、七剂附片一次煎——医嘱不明 | 135 |
| 四、久有宿病难解毒——不明体质 | 135 |
| 五、小剂附片险丧命——煎煮不当 | 136 |
| 第 10 讲 作者学习心得与病案 | 138 |
| 参考文献 | 157 |

第1讲 值得商榷的《扶阳讲记》

卢崇汉（1947— ），出身中医世家，成都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为国内中医界“扶阳学派”的领军人物。著有《扶阳讲记》《郑钦安先生学术思想研究》《著名医家卢铸之先生学术思想研究》《论〈周易〉的恒动观对中医学重阳思想的影响》《论卢氏运用附子的指导思想》等，另有讲座稿被收入《扶阳论坛1》《扶阳论坛2》中。

《扶阳讲记》一书，颇为畅销，对“火神派”热潮的兴起有很大作用。卢氏在该书中倡导“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及“阳主阴从”学术观点，临床主张“病在阴者，扶阳抑阴；病在阳者，从阳化阴”法则。其学术观点与火神之鼻祖郑钦安相比，已发生了本质变化。近年来，中医界对《扶阳讲记》褒贬不一，争议颇大。

按一般的原则，对一学术流派的评论首先应该从源头说起，也就是说谈论“火神派”应当从郑钦安的主要学术观点入手，逐步向下探索，进一步分析其传人的发扬和拓展，这样会显得脉络清晰，也易于把握“火神派”的传承实质。

然而，我想用另一种形式谈谈我读“火神派”书籍的一点体会，即从末端逐渐向上溯源的方法，把现代“火神派”的主要思想和郑钦安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对比分析，这样可能有助于大家正确看待现代热销的“火神派”著作的内涵是什么，后世“火神”医家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必须声明的是，我的有些观点可能和目前“火神派”追随者相去甚远，写此系列文章非为沽名钓誉，而是为了和大家学术交流，能更好地掌握姜、附、桂等温阳药的适应证，提高临床疗效和用药安全，达到有效、安全使用温阳药之目的。

“火神派”热潮的兴起，卢崇汉、刘力红可谓功不可没。卢氏的《扶阳讲记》借着《思考中医》给中医学子带来的学习中医热潮，销售得极为火爆。从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到2008年8月仅一年的时间，就印了5次，总印数达31 000册，在当今原创中医专著的销售中实属罕见。然而，在一片赞歌声中，开始出现